

适逢福安“秋园诗社”成立百年的日子,灯下夜读《秋园人物》(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犹如在时代的追问里穿越了一段历史。在他们“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诗人”历程里,看见福安诗意的栖居。

提及“秋园诗社”,经历始创的百岁老人郭绍恩曾回忆说:民国12年(公元1923年),宋延祚、郭梓雨等人发起创办“秋园诗社”。当时,社址设在城关后垄李石斋先生的降乩仙坛里。次年,诗社诗员在仙坛前面开辟地基约2000平方米建诗楼。诗楼两层,坐北向南。从大门进入五六米,建拱桥一座,桥下鱼池。再进六七米建八角亭。再进是诗楼前的台阶,阶两旁有石叠假山、砖砌花架,排列数百盆香菊等花卉。秋日香气袭人,遂取名“秋园”。时任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先生题写园名,并集陶渊明诗句赠送楹联一副:“秋菊有佳色,园林无俗情”(见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口》)。郭曼老先生也曾在2003年12月《福安报》发表文章《回忆秋园》:秋园坐东向西,背山面村,是一座长方形的三层的园林,面积比今富春公园大。四周围以土墙。靠墙遍植芭蕉、杨柳、松、竹等杂树。大门门楼正中横额上,有榜书“秋园”二字,为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所题,大门对联“秋菊有佳色,园林无俗情”也是于先生的墨宝。进入大门,走过一条不长的甬道,便是一口月形的鱼池,有条单孔桥跨驾其上。池中养有许多鲤鱼。池两侧,或为花坛,或为草地,再外侧,左右各一浇花池。过桥,便见醉月亭。亭为六角,有靠背连椅。供人歇坐。惜年长月久,亭上联对,都不复记忆。走过亭子,迎面是十来级台阶。阶之两侧有宽余米,长十来米的花台,遍植各种花卉。花台上有用三合土构筑的栏杆,每个方形栏杆上均置花盆,花卉四时不谢。登上台阶,就到了园林的第二层广场。场正中耸立着一幢西式两层楼房,面广三间,进深两间,玄瓦白墙,赭色百叶窗。这里就是当年的秋园诗楼。楼左数十米远,有一小屋,掩映于芭蕉丛中,是膳食房和管理者的住宅。楼右侧为小门。……诗楼后方,左右有台阶二道,上为第三层广场。花台、栏杆与二层相似。上有一座宫殿式建筑物,它便是吕祖庙,中祀仙师吕洞宾。秋园诗社诗事活动结束后,这里又成为善男信女祈求福祉的地方,因而秋园又有一个别名,叫做“仙坛”。

背郭山光胜,天教辟此园。高秋集吟

百年“秋园” 诗意存在

□ 郑望

侣,好月伴开樽。移竹栽幽径,添松护短垣。俗尘飞不到,还我健诗魂。”从李翰青先生《秋园诗社修葺落成喜赋》诗中可知,当时福安文人对吟诗作赋场所落成的期许。都说文学是人学。所谓“诗词歌赋”,是文人墨客交际应酬过程一种表达方式。“秋园”以福安籍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在浙江创办“汐社”为榜样而发起结社,也是民国时期福建省内较早创办的县级诗社之一。李雪樵、林硕卿等青衿学子,还创办诗刊,不定期出版各诗家的诗词。现今见到秋园早期女社员李怡云(根据《福安市教育志》记载,李怡云与李雪樵一样于1915年被英国传教士创办的陶清女子小学聘为国文教师,曾为福安才女曹英庄的老师)当年所作《秋园落成》诗:“落成我喜献新诗,久慕群君善扶持。麓映朝曦夸舞凤,园栽晚节羨胡狮。鱼肥蟹美堪同醉,酒热花香信可嬉。墨客骚人修褭地,联吟俚句贺东篱。”不仅承载着“秋园”的初衷记忆,还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虽然新文化运动使新诗成为主流,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华传统诗词的热爱并没有降温。

我们曾经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无论是唐诗的飘逸通达,还是宋词的婉转流畅,我们的民族曾经流淌着诗的血脉,传承着诗意的灵魂。“秋园”创办至1949年的二十六年期间,诗社前辈诗人近百人,留下不少诗作。现在市图书馆馆藏《战生诗刊》《甘棠乱余诗刊》《旭楼征诗吟稿》《萍社一初诗刊》四本民国时期刊印的诗集,能够寻找到当年知名诗人不凡的诗篇。便可见秋园诗社与福安民国社会、时代文化和精神氛围的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时光的散简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来看,民国时期秋园诗社的诗词作品(含折枝)以“七七卢沟桥事件”为分界,事件前的诗词作品,大都是抒发个人情怀或风花雪月及恋情的作品,而事件后,福安文人与全国同胞一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气愤填膺,同仇敌忾。随着日寇侵华的深入,地处偏僻的福安也难避日本侵略军的蹂躏。福安城关遭日本飞机轰炸三次,下白石与湾坞还受日军骚扰,烧杀掳奸。抗日战争时期,秋园诗社

的诗人也拍案而起,以笔为枪投入战斗。秋园诗事活动在闽东有较大影响的是1938年“战生”第一唱折枝征诗赛,各县计有一千多位诗人来诗两千多首,分二十四门捐取。其中,福安林尧人先生的诗作“全生谋切重裘裘,主战情殷短褐人”“半生已负心犹热,百战曾经胆未寒”被多门评为第一名;福安郭毓麟的“和战策歧须熟审,死生理一可齐观”“百战声威喧海外,一生情趣乐山中”及刘旭初的“髀生土有伤时感,舌战人多逆理争”亦是被推崇的佳作。“战生”第二唱折枝诗赛活动结束后,得奖诗作结束亦取名《战生诗刊》,时任福建省立福安农业职业学校校长张天福题写书名,由该校安农报社发行,福安小小商店铅印排版印刷,入编闽东作者百多人。《战生诗刊》虽是一本小册子,但这是一千多个诗人心血绞出来的精华,是二千多首佳作中撷取出来的精品。诗社出版小册子“希望里面慷慨激昂的句子能够像‘义勇军进行曲’地给爱好诗的诗人永久地吟着”“希望作这首诗的诗人能从用笔杆杀敌的精神生出用枪杆杀敌的勇气!”“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在这角落里替这次光荣伟大的民族抗战留个纪念。”(见诗刊吴航游通儒序文)秋园“战·生”诗,不仅在当时闽东地区乃至福建抗战史上都有一定影响。

诗歌具有高贵性和神圣性,其目的在于追求反映真理,担当着瞻视往昔、放眼未来的职责。诗歌的精神价值作用,在于它渗入人类的心灵,表达最崇高的思想、情感;诗歌抚慰心灵、安妥灵魂的作用永远不能被取代。从诗歌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来说,一个民族不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消失了诗歌的本能,不能泯灭了诗歌心灵、缺失了诗歌精神。俱往矣,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改革开放;从福安建市到同心共筑伟大复兴“中国梦”……福安“秋园”继雅开新,着实是个诗意的存在。

40年前,县政协副主席林秀明组织“秋园”复社,并出任社长,并主编《两岸诗情》,联谊旅台乡亲、诗友,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发挥精神纽带作用。西南政法学院书记、院长缪邦辅《庆祝福安秋园诗社重建暨建社60周年》感言:“耆老徒思故里行,临风寄

意吊英灵。长怀南国星辰陨,遥望东闽感慨萌。百十年华浑转瞬,万千景物尽关情。人间早换新天地,欣庆秋园诗社兴”;诗社副社长郭绍恩,著《苍叶吟稿》及《松筠唱和集》,“为家乡留记忆,为后代留文化”;社员詹其适不虚度晚年,认真写作著《枫林一路秋》《石山吟》《题糕吟》《抱瓮集》,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南诗词编委会编委陈雄,于其《抱瓮集》扉页作了这样的题词:“用眼泪清洗眼中的沙子,用喇叭插进心窝讴歌光明”;社员阮荣登在半身瘫痪疾病缠身的日子里,艰难地用一根手指在键盘上敲打出言志的诗句,先后结集出版了《溪趣斋诗词选》《扣舷集》。正如蔡厚声教授给他赐诗题笺:“为问新诗底处寻,情真味原即高深。心潮应似春潮急,活水泉边抚素琴。”……“秋园”与诗同行的百年时光里,一个个毫耄老人承蒙结社的渊藪,“安贫我本举家清,未负流年只独醒。但得诗囊皆锦绣,风声不望借人听。”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居留于“秋园”——一个小城诗社的毓华、毓秀们,以其高情、大爱、美德、奇思、滋润和陶冶着性灵,丰富了诗歌精神的家园。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如此,阅读《秋园人物》更是如此。读懂了诗人,再读他们的诗,也就更懂了其中的意义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秋园诗社一百年,半部福安现代史。”福安韩城写春秋,百年“秋园”一种活态的诗意存在。



“初月如弓未上弦,分明挂在碧霄边。时人莫道蛾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这首收录《全唐诗》的《赋新月》诗,相传为七岁的缪氏子所作,这是我最先知晓千年古镇穆阳时,读到的唯美诗句。历史的天空从未间断古镇文脉的赓续,若是屏气凝神、心存膜拜,仿佛天际又飘来出生于古穆阳福苑利湾的郑栻的悠扬歌吟:“韩阳风景世间无,堪与王维作画图。四顾罗山朝虎井,一条带水绕龟湖。形如丹凤飞衔印,势似苍龙卧吐珠。此处不堪为县治,更于何处拜星



都。”郑栻献诗,理宗御批“敷锡五福,以安一县”,于是,郑栻因这首诗成了福安建县的第一功臣。

穆水悠悠,不知滋养了多少英杰之士。穆阳人缪烈,南宋诗人,省试第一,进士及第,著有《春秋译著》《仲山集》《穆阳八咏》,其作品流传至今。出生于穆阳樟坛坂的缪烈外孙谢翱,跟随文天祥,毕生抗元,著有《晞发集》。天祥被执就义,谢翱悲不能禁,登严子陵钓鱼台哭祭。歌阙,竹石俱碎,闻者伤之。我无数次奔向古镇,带着深思,聆听古镇那穿越远古的登音澎湃而来,我诚心膜拜的是古镇穿梭寻常巷陌的嘉德懿行,我渴望的是古镇善恩善言善行的延续。

古镇素有八街九陌之称,立于百岁坊,环顾周遭,橄榄头、竹栏下,活跃的街头,拥挤的商铺,来往的行人,一派繁荣景象。往前走,就是古镇的经济中心印坪街,这里别有一番天地。沿街一片片古色古香的商铺毗连,人声鼎沸。一座雕栏玉砌的宗祠建筑,气势雄伟。这座始建于祥兴元年(1278

年)的缪氏总祠,历经数次重修扩建,金碧辉煌、流光溢彩。印坪街、咸头阁、后门田、文峰巷,宋石明砖垒叠起一段段逝去的沧桑岁月。这里不曾忘记,闽东四大才女之一曹英庄留下不朽的诗篇:“寒霄诸子女,同唱救亡歌。疆土沦夷狄,复兴仗尔曹。”这里何曾忘记,有如陶行知先生浩然正气之情怀的缪锡铃,戊戌变法之年,率先废义塾兴新学,办新式同文小学堂,担负起教育使命,开创新世纪先河,为穆阳教育事业奠定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实基础。也许,只有这种厚植文化根脉的底蕴,致使千年古镇久负盛名。

拐过巷口,左右望去,先见一拱门,上方题“仙宅里”,恢弘大气。这条古巷以缪从龙(即白云山的缪仙翁)命名。巷口进去不到两百米,便是缪从龙古宅,宅内天井下铺就的青条石,仿佛讲述着它曾经的风光与荣耀。古宅虽经年久远,但经过修葺,前后厅堂与两厢房依然可见宋时建筑遗风。厅堂有一石臼,据说仙翁就在石臼上洗完澡上白云山成仙去的。

沿巷走,路经银排巷、石马兜、缪一凤古宅、新近迁建的“仰止祠”,不时有游客驻足了解“三贤”的事迹。走进石马兜,仿佛翻开古镇厚重的历史。浯溪祠前,“鑫斯衍庆”的照墙,昭示这里的人丁兴旺。培源祠、五

教祠烙印缪氏先人对后辈重视教育的深深情怀。“大厅堂”“银排巷”“奎光兆祥坊旧址”彰显“两邑名宰、诗礼传家”缪一凤的显赫与富足。“五家众”古厝“萬年湛露”砖雕门墙,书写缪氏族亲艰辛创业的传奇故事。

不知不觉走出古巷,已是夕阳衔山时分。穆阳溪畔,已然人山人海。沿溪设摊的商贩,挑着担,推着车,声声吆喝,最吸引孩子们的还是卡通彩色气球。看,五彩缤纷的气球随风飘扬,逗引孩子们阵阵欢声。也许出于童趣,我上前买了个气球,并与卖气球的大爷闲聊,大爷说,节假日里一天能挣300元。望着大爷满是欢喜的笑容,我不禁想起之前常去的扁肉铺子,“十一”黄金周时,一天能卖出上千碗扁肉。

踏着碇石桥,潺潺流淌的穆阳溪像多情的少女,哼着婉转美妙的歌儿。走进葛兰坂桃花岛,石阶上坐满了等待观赏水幕电影的游客。随着夜幕降临,一道道水柱伴随着欢乐的音乐,喷涌而起。水幕墙上,斑驳的灯光,投射出一幅幅绚丽的画图。一条巨龙腾空飞跃,呈现“国运昌隆,国泰民安”的字幕,给这一片繁盛的穆阳晚景增添几分朦胧和诗意。放眼之外,一片银花火树,那一一张张在水幕电影映衬下恬淡惬意的笑脸,折射出泱泱盛世的富裕繁荣。